

671.3209
078
19

申集

卷十二

藝文志

臨漳縣志

1905/544752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重修臨漳縣志卷之首

卷首

目錄 凡例 原序 原銜 原檄 圖

卷一

疆域志

四至 紀事沿革 村鎮 河渠 風土

古蹟

卷二

建置志

城池 街巷 祠祀 公署 倉廩 坊表

橋梁 善舉

卷三

賦稅志

人丁 地畝 科則 正賦 耗羨 漕糧

漕項 灘租 起運存留 雜稅 鹽引

學校志

學宮 學署 學額 學田 高等小學

初等小學

卷四

職官表

文職 武職

卷五

選舉表 上

薦辟 進士 舉人 貢生

武進士 武舉人

卷六

選舉表 下

文階 武階

封贈 襲蔭

卷七

列傳一

宦績

卷八

列傳二

名臣 忠節

卷九

列傳三

孝義

篤行

儒林

文苑

隱逸

方術

流寓

卷十

列女傳

上

孝婦

義婦

烈女

烈婦

卷十一

列女傳

下

節婦

卷十二

藝文志

記上

卷十三

藝文志

記下

卷十四

藝文志

詩

卷十五

藝文志

賦

卷十六

藝文志

雜志

卷十七

補餘

卷十八

瑣錄

臨漳縣志卷之十二

藝文

記 詩 賦 雜志

事以言傳言以文顯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之移
人振興匪淺擷藻摘華存爲舊典作藝文志

自建安時曹思王集應劉王阮輩以詩賦相尙遂有鄴
中才子之稱嗣後人之蔚起珠玉錯綜美不勝書但志
之所登必有切於地方風化可佐國史而型後世者方
敢入之以傳不朽云

記上

魏鄴令西門豹廟碑記

宋楊蒙

元祐八年癸酉秋七月予奉檄策定武將辭衡漳遲舟於客館里父老拜堂下曰此地之東有祠曰西門大夫雖時祭不乏而廟制湫陋儀像壞剝衣冠非古邑大夫王君行農而謁焉愴然虔矚曰清塵尙可彷彿衡宇一何摧隳乃鳩材之餘訪利之遺不繁於民不迫於工增亡新敞門廡洞嚴楹藩蔽密命服像儀一規古制予曰彼榱桷之衍廣築室之固潔興訖之始終故不足道獨西門君一邑之長耳生有令名死秩祀典越歲且久鄉

人敬事如在夫殺人仁人不忍也殺一人生千萬人則
殺之勞人仁人不欲也勞一時逸千萬世則勞之是故
三巫沉而俗害釋二渠疏而歲數登直氣英風揭日月
而絕萬世偉矣哉是宜記以文其辭曰

漳水可涸兮君之澤兮方洋洋西山可頽兮君之名兮
方巍巍新厥宇兮神妥斯琢諸石兮來者師

鄴二大夫祠記

明 孔天胤

鄴二大夫祠者祀魏鄴令西門豹史起也河渠書曰西
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溝洫志曰魏文侯時

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會孫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又曰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瀉鹵兮生稻梁是二大夫者勞定於國法施於民名顯策書義孚祀典賢哉邈矣舊祀於古鄴城西南大夫村去臨漳治遐邇彰德府代祭鄴民報德之忱與夫仕茲土者儀刑靡朝夕覩誠缺典也路君王道以名進士來宰是邑問俗興理綽有成績修祀與戎用秩禮樂睹茲缺失則喟

然嘆曰於古之作者不專祀也後何述哉乃選地諏日
創建缺祠爲正殿五楹抱厦三楹大門三楹二門一楹
東門翼室各三楹中塑二大夫儀像質之堅固文之華
采輪奐之美赫奕之觀備焉遂定正祀期每歲以季春
三日季秋九日用羊一豕一從事其役經始於三月五
日落成於五月望日木石則取諸廢司瓴甃則得之措
處力役則假之祇候之人以故事省而功易民悅而神
安焉因又麗牲之碑使人寓書於余焉曰始某讀書至
二大夫蓋嘗慕之今筮仕適得其舊邑及訪遺廟不可

得矣行安陽豐樂鎮蓋有二大夫祠云故爲特建一祠於我邑所以彰往而察來存費而補畧復私企靈貺儻惠我元元如曩時者然春秋有舉必書况新作乎公舊岳牧又嘗分茲郡其記言以表之碑余於是敘述其端委而記之曰夫周道衰微列雄各以其智力相競知富國而不知富民知強兵而不知強本弊也久矣當是時因天分地以厚民之生者二大夫行之豈非文武成康之遺澤哉然自子長孟堅一表著之而知德者鮮乃今有意乎推本之也弘曠典發幽光自路君始冉子自信

足民而未遑禮樂曰以俟君子路君敬神和民禮樂庶有興哉

城隍廟記

明曹安

或問城隍有爵位乎紫陽朱子曰惟神受職於朝廷以食茲土其與命吏憂責惟均是城隍亦有其爵矣又問城隍有廟禮乎草廬吳氏曰禮經國典無祭城隍之文儒者謂山川社稷邱陵墳衍城隍固在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定有可以義起者也是城隍嘗有其廟矣臨漳舊有城隍廟在縣治西北隅相傳神爲西門豹以每年

四月望日爲神生辰凡水旱凶災竊發之虞屢禱屢應
蓋豹在魏文侯時爲鄴令投巫於河鑿十二渠以溉民
田澤流後世其血食茲土以顯靈異理或然歟柰歲久
廟廈莫支縣令戴侯於治民之隙揆材庀工命父老張
旺等率工事事建前殿以尊神像爲寢堂以安神棲揭
廟額以聳人觀左右有司東西有廡復塑善惡類應之
像以示戒厥宇軒軒厥墉言言丹堊金碧交映輝發展
爲事神之所而民之享祀神靈衆口一辭以歸功於令
父老咸請記其成夫治民事神皆縣令之事而其事則

有先後焉故春秋傳云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聞侯在
官宅心惟清愛民如子嘗滅蝗蝻弭水患固慕豹之爲
政而知所先矣又能新夫應祀之神廟而不瀆焉治民
事神詎不兩得哉故因父老之請而書其事復作侑神
之歌使並刻焉侯名昕字景升發身科第松之上海人
歌曰 神之聿來疾如風馳醉目恍惚睹夫旌麾高城
深池實惟攸司威靈亶著人莫之窺鄴有賢令爰新厥
祠美哉輪奐夷然故基時修祀事載嚴載祇祥殃屢降
影響形隨考鐘伐鼓麗牲有碑香火緜緜孰愆其期厲

鬼冀驅純嘏冀綏百穀用成民物皆熙山河帶礪封爵
彌施百千萬年以永厥祠

重修臨漳縣治記

明王紹

臨漳古鄴邑也建置沿革其所從來遠矣我朝撫有區
夏稽古定制肇立爲縣隸彰德舊址在漳河之南頻年
嚙於漳水圯毀湫澌不一其遷洪武十八年始移理王
店域卽今治也翦闢草創規模卑隘知縣劉君漢乃恢
拓而增修之但經營之初區畫雖可觀而傑制未大就
景公適簡銓曹奉命來宰漳邑凡百彫敝次第補葺越

次年政漸有緒事不煩而民亦生生一日謀諸二尹萬君釗簿吳君思學暨郭幕敷曰縣治之設乃吾儕同寅協恭之地聽政臨民之所於以宣上德而達下情者也今腐敝撓折殆弗攸稱仰無以壯朝廷之威而下無以起吾民敬畏之心耳遂先捐已俸若木若石若瓦若篋若丹漆工器之需皆運畧備給諏日鳩工自廳堂以及廨宇大小不下百餘間完舊益新宏麗周密偉然聳觀於一方且所費不出於帑而役不妨於農期月告成民若罔聞知者士大夫皆相與嘖嘖稱賞致政孟學喜而

言曰吾鄉邦子弟之安堵一邑之巨鎮不勞而成由吾
父母之賢耳與其徒假言以褒美曷若託諸石以識庶
幾令名昭於無窮而嗣爲政者不亦有所感發而興起
乎僉曰諾乃偕耆俊數十人具載其事之顛末徵記以
不泯其善予再三辭弗獲乃撮其大畧以備觀風之采
若夫門樓城池之創建藩臬分司之修理與凡舖舍之
設皆景君之奇能厯厯有可考者予則未能悉焉將以
俟諸君子大尹景氏名芳字德馨其先世居陝右尹之
大父宦於陶今籍山東定陶縣云

重修臨漳縣廟學記

明 王崇文

吾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爲悠久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人
得所以爲人物得所以爲物者皆賴是以扶持主張之
耳故學宮之設所以崇夫子而衍斯道人材之所由成
風化之所由立自古帝王理天下莫不以是爲首務况
今世文教誕敷士風丕振世典禮樂之備人才作興之
術孰有盛於此時者也但出儒入吏左教右政能知篤
原本之念而慎重以先之者吾見亦罕矣臨漳之學自
國初徙建於茲厯今百十餘稔尹是邑者亦不知幾人

臣海鼎示
卷十二
率皆因循就陋視爲弗急弘治己酉更創於周君璵丙
辰重修於劉君漢雖規制宏立而藻飾弗備景君德馨
定陶宦族也生長夫子文獻之邦發身科第之列下車
以來敬謁文廟瞻仰環視喟然興嗟退卽學宮進諸生
而告曰廟以尊吾夫子之道而學則諸生講道之所也
顧摧剝若斯咎將誰追奮然以新修爲已任擇日之吉
徵工之良百費俱備先殿廡次明倫堂次及齋號倉厨
之類皆以漸繕治黝堊華麗燦然一新又明年鑿泮池
闢學路移射圃於學之西南而亭宇什器皆創置如法

故令神安所棲而奠禮克施肄業有號而士勵所修詩
書六藝孝父忠君之道咸得以專心講明而爲他日之
所施實景君儲養之功耳士生斯地亦何幸歟庠生乞
恩等圖不朽其令之績相與謀諸教諭智君琮訓導趙
君相景君慧走帛來京徵文以記其實予惟右文闡教
以隆至治者固朝廷之盛意然知祇奉德意而盡鼓舞
激勸之方者亦景君之賢耳嗣今而士之產於斯游於
斯能知進德修業志伊尹之志而學顏子之學斯不負
聖天子拳拳養育之意亦無負大尹今日作成之勤耳

是爲記

臨漳縣重修儒學記

明 張應登

余之於相也雖理刑名雅重文學會檄臨漳弟子申生所教常生覺入育英書院授舉業而兩生爲余言其邑庠自嘉靖甲子張君鳴南上薦賢書迄今虛也屬者王侯來重有感於文運之未亨而改觀黌宮捐俸爲倡義民助力不費官餒而大典克興余聞而從羨之蓋二年而襄厥事會督學使者東萊趙公校士駐郡大加豔獎以記自屬是秋乙酉開科申生脫穎而出僉曰新學之

王氣云明年趙公遷東吳憲副去以記未成爲悵而屢
之余且曰願司理識而教之爲多土地也余不敏不敢
避以拂趙公志於是率諸博士弟子員謁先師周視殿
廡垣櫺又升明倫堂四觀齋所信乎完且麗也進而語
之曰若多士知聖門所謂學乎學者所以明人倫自古
崇之自古記之矣然人倫之明當自學術始宋儒濂洛
關閩剖析性命而理學以博縱元代繼起而姚許諸人
猶傳其學於百泉河內之間蓋儒者正印如日中天無
斬絕時也明朝自祖宗崇儒重道豪傑夥興需世大用

不能枚舉有如從祀四先生者其教言在多士几案不
班班可考鏡耶薛文清之居敬陳白沙之靜養胡敬齋
之自然王文成之良知總之揭出理學宗旨以詔來者
余嘗謂四先生者不過發明孟氏一言曰大人者不失
其赤子之心者也夫赤子之心安從生之惻隱之心仁
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
之心智之端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者也我固有之
也自赤子以來而具是物矣無是心者非人也自赤子
以來而必有是物矣唯大人則不失之非能自不失也

蓋有存省之功焉如孺子將入於井則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正赤子之心偶爾發見不獨大人爲然而大人便能卽此感悟觸處皆然一以念念保全民命之爲快至於民饑由已民溺由已而納之溝中由已真有若拯將入井之赤子而不敢緩者他如恥食周粟讓國而逃踰年知非靡匪充其一時羞惡辭讓是非之赤心而不敢失之者此其所以爲大人也故赤子之心不觸不萌不萌不悟不悟不存不存不純恆人有觸雖萌而不悟不存又何能純大人隨觸卽萌而必悟必存又何不純然

其觸萌之機無日無時無之存悟之功亦無日無時無之觸於爲臣之敬而敬之不失觸於爲子之孝而孝之不失觸於爲弟之恭爲幼之順而恭順不失則理無不體倫無不明故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非自赤子之時抱是心引而至於爲大人也自大人日用間得赤子心而拳拳勿失懸懸若存者也夫士也亦學其不失赤子之心焉已矣夫學也以靜養而萌所觸以良知而悟所萌以居敬而存所悟以自然而純所存四先生之學相須爲功而究其大都則靜養者未必不知不敬不自然

也良知者未必不靜不敬不自然也居敬者未必不靜
不知不自然也自然者未必不靜不敬不致知也特四
先生各得其所嚮往者爲多耳有靜敬良知自然之學
卽不失赤子之心之學有不失赤子之心之學卽可以
溯聖門授受之心學而濂洛關閩不事講求而底蘊具
於我矣多士攝齊而升堂班行而問辨如何爲赤子之
心之觸如何爲赤子之心之萌如何爲悟如何爲存又
如何而爲純一有所得互相質正記不云乎合志同方
營道同術相觀而善之謂摩庶繇斯體認天理敦敘人

倫不至孤陋寡聞燕僻廢學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於四先生乎何有見理既真體道既篤則出而服官從政以涵養爲運用隨所注措皆仁義禮智貫而出之自不鈞譽沽名自不黨同伐異自不倖進徼功自不欺人利己聖賢體用合一之學如斯而已多士曰敬聞命矣然則四先生同乎余曰文清居敬窮理粹然一出於正白沙從靜中養出端倪卽不如近禪之議而與文清門戶亦自有間敬齋謂公甫靜中端倪不是順其自然則敬齋之自然可知陽明良知之說雖詆白沙均之在道心之

上而其功業奇偉非一時所能及不知嘉靖初年滿朝所覩記者既非一耳一目而議論紛沓至今尙介同異之間縱曰良知似偏豈可遽以爲僞而禁之此其隱微非後進所能窺而余之所以爲聖武平寧錄者正多士發問意也多士但勉其學而底其全立其體以達其用無負趙公屬記之教無負王侯作新之典無負余期待之遠斯可矣他且不必強爲之括而同所同異所異異其同同其異也多士唯唯而退殆將有事於大人赤子之心而文學之王氣益蔚矣是用記功興於甲申年二

月告竣於丙戌年二月其率作義倡始末詳悉有張君
鳴南之狀在趙公名耀字文明別號見田山東萊州人
王侯名良佑字純忠別號柱峯山東壽光人

創置學田記

明李秦

路侯治邑吾宦京師政事蓋未之親覩也鄉人來都每
稱頌盛德徭樂其輕賦樂其省獄訟樂其平歲凶荒食
饑餓寧死依之而不忍去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侯
其允稱焉吾聞之愛悅嘉重不能自已夫邑民安生地
方無患一時之佳遇也吾在仕途得免鄉土之憂其受

福寧淺淺耶因竊私謂人有治功若斯無紀述彰顯之
何以勸賢而興後哉時學諭孫君龍司訓王君汝相王
君守憲適同馳書列狀以新置學田而問記予一見喜
曰吾志也又焉辭按狀君侯爲政尙寬務實不事表暴
約己裕民匪徒話言除絲稅減夫役革飛詭正里甲風
清弊絕不費施而民生自遂飾先師廟建二大夫祠修
饌堂增射圃造祭器禮明義昭不俟督而士知所趨於
正夫政也教也當於古人中求之目前蓋鮮儷焉至於
學田我朝建學設官二百年無是也君侯今始捐俸創

置之其賢人遠矣夫師道立則教化行教化行則賢才出賢才出則政治興故師也者學校之本化理之原也是故設學田所以贍師儒贍師儒所以資教化夫是舉也侯之心美矣至矣其感發人心何如耶將必自今以往師者曰侯之厚我若斯可以無教乎於是乎教之而教之不成不已也弟子者曰侯之爲我若斯我可以不學乎於是學之而學之不成不已也彼此感發相勉勸才焉彬彬政焉亶亶仰裨國家治化實維無窮豈獨偶益學校而已哉賢哉侯乎信過夫人遠甚矣

臨漳縣學田記

明 劉元震

學記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臨漳王侯遂於學者也侯都人士也卽治三禮發二戴所未發未登第時名著都中都人士譚禮者多就正之庚午瑤泉師典試奇其卷用冠禮經比揭榜則侯也於是稱得人余與之同登云謁銓得相之臨漳令侯以文學飾吏治竟善於牧余弟元澤亦令相之安陽與侯通家協恭知其善牧狀悉暨行取入都向余悉道之知侯勸農重本興學明倫潁川渤海左右爾已而河南撫按以薦章至者

咸曰兩河之令名實孚者其臨漳乎瑤泉師見其章謂
余等門人曰王子善文又善牧可謂兼之矣同年莫不
嗟異之一日漳學諭王守正訓蔣橋李守義緘書託弟
請學田記辭曰臨漳之有學也而學田未有也王侯雅
志崇儒創置田若干畝中多捐俸成之以爲貧生婚葬
饋服資此有關於風教敢徼惠太史氏以彰往而昭來
且冀敘傳之不遺也余喜侯治行爲同榜光故言曰考
之周時井田之外卿以下圭田以厚君子也者餘夫有
田以厚小人也者斯化民成俗今諸生有廩有膳矣賢

有司益以學田者廩生之外贍貧生也以厚士也然有
司者急簿書以應其上急賦訟以應其下奚暇爲諸生
計王侯於有司事若漆園所謂解牛者是以從容適豫
經營以厚士也厚之云何欲其禮以耕之義以種之學
以耨之仁以聚之樂以安之之意也豈特爲婚葬餼服
耶夫文士尙氣俠士眇利臨漳鄴地也建安七子聯鑣
振響若翔於千仞之上今人畧其行而豔其文鄴鄴趙
地慷慨激烈之風尙未盡泯修文懋節鄴士素抱者毋
舍其田毋芸人之田毋莠稗是安毋嘉禾是棄不憂貧

不謀食以成厚俗庶幾不負侯哉學田者作與之術義利之辨則在爲己之儒故以是望之是爲記侯名良佑號桂峯金吾右衛官籍山東壽光人

重修儒學饌堂記

明鈔介

國家統一華夏法古膠庠之制郡縣學宮咸設饌堂俾諸生談經遜業之餘會食於斯所以尙齒而明讓也傳曰禮始諸飲食命堂之義蓋昉於此臨漳縣學舊有饌堂五楹歲久圯廢路侯蒞政之明年謀撤而新之度才鳩工塗壁飾棟再閱月告成復於堂之東西作翼室六

楹規制奕然聳觀掌教孫子龍暨司訓王子汝相王子
守憲詣予曰往歲學圮教闕士習乃敝自侯之來廟廡
之傾者葺學舍之卑者闕範銅煅錫爲爵若干而禮器
飭今也簿書之暇乃新饌烹焉捐俸給費匪出帑金計
罪罰庸弗征里役允矣循良之嘉績也庸可無紀予曰
俞夫可已而不已者滋蠹民之虞也不可已而已者暗
經國之畧也侯之構斯堂也禮沿諸古制崇諸時將以
砥士而維風也視勤不急之務而侈觀遊者遠矣吾聞
侯之治邑也潔已正法獨持風裁抹撥虛文導宣龐澤

革弊息訟公庭終日闐如也其今之卓魯也乎是故興
學以育士是曰識體考室以存禮是曰彰教約費以崇
功是曰達權正己以格物是曰敦化持公以裁姦是曰
貞法民懷士頌厥聲聿駿行將入輔天子而流澤寰宇
矣後之登斯堂也尙其永念之路侯名王道號坦齋癸
丑進士山西屯留人

創建射圃記

明孫龍

嘗讀記曰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而立教之善無逾
於三代是故夏之學曰校殷之學曰序周之學曰庠校

者教也序者射也庠者養也其命名取義雖不相沿襲而要其淑世作人之心夫道一而已矣我國家稽古右文監於三代其建學造士也雖以庠定名然離經辨志以迪其教焉敦行射儀以秩其序焉春秋鄉飲以崇其養焉於三代之教蓋兼舉之矣郡縣學校之設亦惟以是三者爲教焉爾而臨漳學宮獨無射圃邑侯路公以是深爲缺典今年夏相學中隙地一區諏日命工爲廳三楹於正北南植鵠侯周繚以垣傍設二門以通往來而射圃建焉工旣訖飭器比耦厥禮攸行司訓王子汝

相王子守憲謂茲盛舉不可無紀龍乃進多士而言曰
噫嘻射雖六藝之一而禮樂之興賢否之辨胥此焉出
是以古者選士習射於澤宮而孔子射矍相之圃則曰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則射之不可以已而其有
裨於世教也夫豈小補云乎然不有以作之孰從而率
之今規爲肇建公旣任作者之勞矣率而行之以承厥
志復古典非爾多士之責乎且吾嘗觀於公之治邑矣
釐姦剔蠹約已裕民省無益之費蠲額外之徵其惠養
元元若慈母之育赤子周防隱恤惟恐有或傷之也民

之視公亦嘗親之如父愛之如母競相作生祠刻石世
祀以罄其報焉其無有弗若於政弗化於訓者可知矣
爾多士民之望也躬覲賢侯駿新文教嘗談經講學面
命多士矣茲圃之立欲以觀德行而登俊良躋爾於正
直中和之域以追隆古之英其屬望於多士也亦孔厚
矣爲多士者其尙矢上達以聖賢爲標的以孝悌爲殼
率以忠信彊毅爲持弓審固之方俛焉孳孳而務以詣
乎其極焉庶允以副公之望而於三代之學亦無少愧
矣使或溺於故習視爲彌文會不知正已反求以和順

於道德焉是其負教不率會凡民之弗若矣尙焉得爲
士乎爾多士其勗諸公名王道字汝遵號坦齋嘉靖丙
午解元癸丑進士山西屯留人

臨漳縣築城修學碑記

明
張鳳彩

府治之東北八十里縣曰臨漳舊爲三國曹魏建都之
所而石虎高歡等亦駐迹焉日久湮沒遷其城於南舊
縣莊至永樂中又遷於今縣治原係理王店也其地切
近漳水易遭淹淤黎民多患苦之而土風亦靡靡不振
邇來災菁時作城垣傾壞文廟隳圯應祀神祇典禮曠

缺在茲土者每抱隱憂萬厯戊申邑侯田公以涿郡人傑來尹是地廼察風氣辨形勝進於衆曰曷不爲修葺計耶衆愕然莫知所爲侯先捐俸五十金一時尙義者翕然樂輸遂議力出於里甲食出於社倉毫無加派於民申請太府馮公巡道延公按臺金公俱可其議廼經營指畫土而甄木而石計工而課凡曩之未有者增其壯麗城則高矣美矣門則巖乎煥乎不疲民耗費而兩月間巨功告成傳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非耶語所謂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詩所謂庶民子來不日成之

此非明效大驗耶又蒿目學校賢才之藪不可令其廢弛至此復程材鳩工再造其殿宇重飾其門廡堂塾祠圃之屬煥然一起而新之漳川人文從茲浸浸稱盛矣他如建蜡廟荆馬神修豹祠築武塲整公署繕囿囿不克枚舉以故語起倣維風衛民造士者德公不衰方之花滿縣而蝗出境者真媿美哉鄉官趙啟宋等徵余言以垂不朽余覽狀而次第之且寓夫所感焉嘗觀兩漢循吏政專風化子視生民訓戒惠養如恐不及凜然有三代遺風故所居化有樹碑以表永載之意者今田侯

能興利除害力矯時弊致民於安養之域是以績用昭著遠近稱揚栢臺旌異何古循吏之殊耶然公去報政之日無幾矣行將鹽梅廊廟霖雨天下固知牛刀不限於一邑也侯名應召號徵于字行可登戊子科鄉進士協恭而贊之者主簿黃嘉瑞典史余大紀令後觀者觀余言信不爲誣俾踵芳轍有所勸焉

新築外城記

明
張爾忠

漳彈丸邑也坦夷無險阻數尺之墉舉武可越又民居寥寂戶計僅踰百丁計不盈千寡婦幼子老憊不任戈

矛尙充其中也余觀時之變度民之力以需爲鼎初修
內城高四丈廣一丈四尺周四里零一百八十七步次
濬內濠廣三丈一尺深七尺四寸周四里二百七十九
步二尺次築外城高二丈四尺下廣二丈七尺周五里
三百一十一步一尺次築四門上敵臺八座高二丈四
尺周七丈一尺次更門敵臺之上以甃空心二層次砌
四隅敵臺各一空心四層高廣各有碑記次增外城高
三丈三尺五寸廣一丈一尺周如前城頭加甃堞一千
一十次平治兩城內外夾濠兩岸地數頃以寓難民其

內城以激義二營壯者登埤老稚者餉外城以四路各
附近明恥一營明恥二營共武一營教坊一營分守變
則四城仍提各路三營入援分守之兵各攜室居兩岸
用固其志又以奇兵實各門臺激義二營馬步五軍各
居汎地以爲翼援經始於崇禎五年十月廿一日統落
成於崇禎九年十二月朔五日每次營繕兆民子來無
不四十日竣役除各門臺各碑記外凡用甃十八萬四
千八百二十灰二萬八千八百瓦一萬六千八百木八
百三十二穀草三萬鐵三千二百八十匠一百二十四

夫二千六百五十四各兵雖足以守以戰然多不在縣治不馭以恩信馭以情法則渙不能合急不能赴一治兩城雖足以衛然守者各觀望則慮外訛內譁力分而心不一守之法已登埤猶備巷戰兩城應有兩城之固十九營應成十九營之用在馭得其道耳至漳流之嚙土不如甄易土以甄離城數武更濬深塹引漳水注其中斯完局焉而有待也碑以告廢缺者勞厲記功則余豈敢其士民輸功與余所捐括各列碑陰

南門并左右臺記

張爾忠

門高二丈一尺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三丈五尺樓高九尺六寸三楹向外礮九孔箭門五向下礮孔三橫溜以下水下置鐵門各火鎗孔二左臺高二丈五尺四寸周廣八丈凡二層上層垛十三礮孔六火鎗孔十一下層礮孔五火鎗孔十四左壁長二丈二尺五寸高二丈五尺四寸垛五礮孔二火鎗孔四右臺高二丈五尺一寸周廣七丈九尺三寸凡二層上層垛十八礮孔六火鎗孔十八下層礮孔五火鎗孔十四右壁長二丈高二丈五尺一寸垛五礮孔二火鎗孔五榻竈器物實其中額

守者二十名輪家焉無他適遇警東路明恥一營兵一千二百二十三名列左右城上拔其尤百餘以戍門臺激義一哨馬步兵丁二百名軍其下以爲前矛兵各攜室夾岸以居計用輒九萬二千八百瓦六百七十木三百七十八灰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匠三十七夫一百三十四門以崇禎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起工十二月初五日落成臺以崇禎八年十月二十日起工十二月初五日落成先門後臺節物力必以漸也題曰敷凱宣德意也

北門并左右臺記

張爾忠

門高二丈二尺廣一丈二尺五寸長一丈九尺樓高八尺三楹向外礮孔九箭門五向下礮孔三橫溜以下水下置鐵門各火鎗孔二左臺高二丈四尺周廣七丈一尺凡二層上層垛十五礮孔四火鎗孔十五下層礮孔三火鎗孔十四左壁長二丈六尺五寸高二丈四尺垛五礮孔二火鎗孔四右臺高二丈三尺五寸周廣六丈五尺五寸上層垛十四礮孔四火鎗孔十四右壁長二丈六尺高二丈三尺五寸垛五礮孔二火鎗孔五榻竈

器物實其中額守者二十名輪家焉無他適遇警北路
教坊一營兵一千三百三十四名列左右城上拔其尤
百餘以戍門臺激義一哨馬步兵丁二百名軍其下以
爲後勁兵各攜室夾岸以居計用甑九萬八千八百瓦
六百八十木三百七十二灰一萬一千八百匠三十八
夫一百六十門以崇禎五年十月十五日起工十二月
初五日落成臺以崇禎八年十月二十日起工十二月
初五日落成先門後臺節物力必以漸也題曰回涼返
滴薄也

東門并左右臺記

張爾忠

門高二丈二尺三寸廣一丈三尺二寸長二丈六尺樓
高九尺五寸三楹向外礮孔九箭門五向下礮孔三橫
溜以下水下置鐵門各火鎗孔二左臺高二丈六尺周
廣七丈四尺凡二層上層垛十六礮孔五火鎗孔十六
下層礮孔四火鎗孔十四左壁長二丈九尺高二丈六
尺垛口六礮孔二火鎗孔六右臺高二丈五尺五寸周
廣七丈六尺凡二層上層垛口十二礮孔六火鎗孔十
七下層礮孔四火鎗孔十三右壁長二丈九尺二寸高

二丈五尺五寸垛六礮孔二火鎗孔六榻竈器物實其中額守者二十名輪家焉無他適遇警東路明恥二營兵一千七百三十九名列左右城上拔其尤百餘以戍門臺激義一哨馬步兵丁二百名軍其下以爲左翼兵各攜室夾岸以居計用輒八萬四千七百二十瓦六百四十灰一萬七千九百五十木三百六十匠三十二夫一百一十四門以崇禎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起工十二月初五日落成臺以崇禎八年十月二十日起工十二月初五日落成先門後臺節物力必以漸也題曰養旭

毓陽氣也

西門并左右臺記

張爾忠

門高二丈廣一丈三尺長二丈七尺樓高八尺五寸三
楹向外礮孔九箭門五向下礮孔三橫溜以下水下置
鐵門各火鎗孔二左臺高二丈四尺周廣七丈三尺五
寸凡二層上層垛十五礮孔六火鎗孔十五下層礮孔
五火鎗孔十左壁長二丈五尺高二丈四尺五寸周廣
八丈三尺凡二層上層垛十六礮孔六火鎗孔十七下
層礮孔五火鎗孔十四右壁長二丈二尺高二丈四尺

五寸埽五礮孔二火鎗孔五榻竈器物實其中額守者
二十名輪家焉無他適遇警南路共武一營兵一千一
百一十五名列左右城上拔其尤百餘以戍門臺激義
一哨馬步兵丁二百餘軍其下以爲右翼兵各攜室夾
岸以居計用輒八萬二千九百五十瓦六百六十九木
三百六十八灰一萬八千五百匠三十五夫一百四十
二門以崇禎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起工十二月初五日
落成臺以崇禎八年十月二十日起工十二月初五日
落成先門後臺節物力必以漸也題曰宅曜慎歸藏也

東南敵臺記

張爾忠

臺高三丈五尺六寸入土四尺周廣十三丈五尺凡四層上層堞二十四礮孔十火鎗孔二十二層礮孔十瞭窗六火鎗孔二十箭孔十三層礮孔十箭孔十六火鎗孔二十二四層礮孔十火鎗孔十八每層容百餘衆榻竈器物實其中額守者三十五名輪家焉無他適遇警於明恥二營拔其尤以戍男婦寓其中臺去門二百四十三步兩臺中設一舖防城曲礮箭所不及計用甓九萬九千六百灰二萬八千八百七十五木一千三百四

十五匠三十三夫一百二十於崇禎八年十月二十日
起工十二月初五日落成董事姓名列碑之陰

西南敵臺記

張爾忠

臺高三丈五尺二寸入土三尺九寸周廣十三丈一尺
凡四層上層垛二十四礮孔十火鎗孔二十二層礮孔
十箭孔十火鎗孔二十瞭窗六三層礮孔十箭孔十六
火鎗孔二十二四層礮孔十火鎗孔十八每層容百餘
衆榻竈器物實其中額守者三十五名輪家焉無他適
遇警於共武一營拔其尤以戍男婦寓其中臺去門二

百零四步兩臺中設一舖防城曲礮箭所不及計用
十萬二千八百三十灰二萬九千一百五十木一千三
百一十八匠三十一夫一百三十二於崇禎八年十月
二十日起工十二月初五日落成董事姓名列碑之陰

東北敵臺記

張爾忠

臺高三丈七尺五寸入土四尺五寸周廣十三丈二尺
凡四層上層垛二十四礮孔十火鎗孔二十一層礮孔
十箭孔十火鎗孔二十瞭窗六三層礮孔十箭孔十六
火鎗孔二十一四層礮孔十火鎗孔十八每層容百餘

衆榻竈器物實其中額守者三十五名輪家焉無他適
遇警於明恥二營拔其尤以戍男婦寓其中臺去門二
百五十二步兩臺中設一舖防城曲礮箭所不及計用
輒十萬六千八百灰三萬五百七十木一千三百七十
二匠三十七夫一百六十二於崇禎八年十月二十日
起工十二月初五日落成董事姓名列碑之陰

西北敵臺記

張爾忠

臺高三丈七尺入土四尺二寸周廣十三丈一尺三寸
凡四層上層採二十四礮孔十火鎗孔十九二層礮孔

十箭孔十火鎗孔二十瞭窗六三層礮孔十箭孔十六
火鎗孔二十二四層礮孔十火鎗孔二十每層容百餘
衆榻竈器物實其中額守者三十五名輪家焉無他適
遇警於教坊一營拔其尤以戍男婦寓其中臺去門二
百四十四步兩臺中設一舖防城曲礮箭所不及計用
甌十萬五千一百六十灰三萬三百八十木一千三百
五十九匠三十五夫一百四十八於崇禎八年十月二
十日起工十二月初五日落成董事姓名列碑之陰

兵械記

張爾忠

空拳不可以應敵有兵無械與無兵同此王于興師所以修爾戈矛甲兵也余圍練一十九營械不可勝算矣除在鄉十六營爲各兵自製者各造冊貯庫以備稽查至經余手自經營者爰荆武庫五楹斂貯其中詳列數目鏤之碑陰匪余過計過詡恐在民者不留其數易致損毀一旦復需轉爲勞費在官者不留其數勢必應手烏有不唯余之拮据可惜後之緩急復無所恃更費後人區處也

臨漳縣丈地記

明張鳴南

普天之下地有定分賦有定額曷以丈也彊者兼圻而糧少弱者削地而糧多部臣上其議以查欺清浮請故有丈地之命旣丈矣何以復丈也有司志立功者以神速爲能不丈而報完志博名者以核察爲能僞增而報數欺隱未必革而浮糧益浮矣部臣上其議以民稱便者已之不便者復丈請故有復丈之命稱便者已之不便者有司苦復丈之難多假以稱便報罷時邑侯新任至以此而質諸父老咸云漳地之丈不平也侯毅然曰知丈之不平以勞費而不爲之所非牧也遂下復丈之

令擇土官趙時民等二十員矢之以誓諭之以法授之
以方畧相地張村較中自此分四隅邱以千文編號每
邱限五頃四十畝鱗次而丈之立邱頭邱副分丈邱內
之田畝若干某若干一邱一簿以備查立公直老人品
田之高下而第其等恐民田影於屯田也先調屯田之
冊以照其數恐境內影於鄰境也會鄰境之官以定其
界恐委用之誣慢也不時巡行於郊間量一邱躬驗土
脈以勘其公私恐書手造冊因緣成弊也令委官自相
攢造飛灑者無所用其策可謂慮周義著矣丈上地八

千二百五十四頃七十七畝二分九釐七毫四絲七忽
五微照畝起科下地三百七十三頃八十四畝二分七
釐九毫九絲九忽二畝准一起科堆沙地一百八十二
頃二十九畝二分三釐一毫九絲一忽七畝准一起科
計每畝正糧雜差徵銀四分六釐河流免科欺隱盡革
浮糧盡清撫按兩臺大夫會疏薦之百姓稱平矣稱平
者有四便焉前者經界不正兩鄰分寸是競今清丈矣
彼疆我理載在尺籍孰敢姦廋息爭訟之端一便也邱
段旣明等則又定地之高下總數鐫石一畝不得增減

絕那移之竇二便也每邱報地數雖係之戶頭必報其
主名照名派銀令其自納戶免攢歛之擾三便也河糧
固名減半然一粒不登鬻賣逃流苦何所控一行免之
去包賠之累四便也豈不爲我漳民世世永賴哉簿池
君尉張君以事實年月屬余記之語云其身正不令而
行侯端本執紀法於上委官用命於下不敢食人一菜
是以成功易易也不則有治法無治人安能盡善此人
人之所耳目者非余之諛言也是爲記萬曆乙酉二月
丈始六月完之冊畢十月之交侯王姓名良佑字純忠

號柱峯庚午舉順天禮經一人金吾右衛官籍山東壽
光人

臨漳縣令路公去思記

明 王希烈

予同年友坦齋路公筮仕爲臨漳令有古循吏風予敬
慕之公旣擢禮曹晉丞光祿予與偕朝列間常從公扣
所以爲臨漳者公退然如不足未嘗發示一語予益服
公長者去歲甲子臨漳人鴻臚杜君僑謁予長安邸第
手一牘曰此邑侯德政路公狀也公爲政不近名而惠
澤在民久而弗匱茲去漳且三稔民家祀人祝之弗已

也將營祀學宮之側修俎豆焉予聞而喜亟取狀讀之而杜君之稱述又鑿鑿可聽予素所敬慕之而不可得者一旦見聞於前予雖弗文能已於言耶遂按狀而爲之記曰臨漳古鄴邑昔西門豹史起相繼爲鄴令興水利以利民民到於今蒙其澤乃太史公不列豹循吏而徒以禁河伯娶婦事載在滑稽傳中豈非以河伯之事或涉機械而殺人以訓人抑又循吏所弗爲也若史起之政未詳其他然概之二公皆能吏者流耳乃今觀於路公其真無愧於古所謂循吏者乎公簡重諒直質任

自然以誠信御民恥爲鈎距深文之事民有訟立斷於
前不以屬吏其悔罪者輒戒諭遣去故里無捕卒獄無
繫囚蓋庶幾德化者已邑瀕漳河河壩之地朝淤夕沃
歲額重輕因緣爲姦公躬履畝按正之自是因淤爲沃
者不得冒蠲賦稱平焉且緣是周知戶口虛實異時諸
徭役按之以出無復貧富倒置輕重相懸之病間有詭
析規避者召民詣縣令自相覈卒莫敢欺役稱均焉他
如保馬革副乘之擾農桑蠲絲鍋之徵公署裁丁夫之
額上官損供億之需節約清苦以身先之邸舍蕭然如

寒士居至於修葺學宮創射圃增學田以養士飭祭器以崇其禮教化所關汲汲皇皇恐弗及未嘗概以儉而止焉其務民之義而知所先後類如此夫是類者皆爲政之常非有神奇詭異之事然得其常則治而民之歌思繫之失其常則不治而民之怨讟繫之所貴夫循吏者謂其奉職循理與民相安於常耳務爲神奇詭異之名者賢聲載路而元氣索然傷矣其視路公何如耶且古之爲吏而繫民去思者自漢何武始武以刺史至三公歷事四朝功業盛矣而史稱之惟曰所居無赫赫名

乃知名之盛者實之衰也此可以概路公矣又聞公甫
下車求西門豹史起遺蹟慨邑無專祀創二大夫祠歲
時率邑人拜祠下然則公之樹立其志固先定歟後之
視今猶今視昔異時必有躋公與二大夫並祀名宦者
其尙有考於斯云公名王道字汝遵號坦齋山西屯留
人發解鄉闈偕予登癸丑進士其來令臨漳以嘉靖戊
午擢禮曹去以嘉靖辛酉祀成於嘉靖癸亥越明年甲
子夏予爲之記狀公德政者邑庠生胡貢法得并書

袁公去思碑

明
徐汝翼

位宇袁老先生之遷繁河內也邑父老等伏闕赴部思以挽公之行而不可得各走幣徵言不憚千里往返之勞以贈之乃公賦性介甚悉謝去於時士人思公之德不忘圖爲不朽計具呈欲建祠宇朝夕奉祀祝公名位祿壽無疆維時不佞越俎代庖擬順輿情申請公得於風聞飛翰力阻不佞亦體公謙德思寢其議乃士民之心不可奪遂於本邑西關外卜地諏日庀材鳩工卽擔負小民亦願出已力効勞不異子來之趨父事也者甫三月而祠宇巍然告成復伐石立碑跼丐予言以識不

忘予不佞知公最深安敢以不文辭居嘗聞楊子法言
論爲政而歸之思繹蓋思本於人之心非可以聲音笑
貌爲者自古聖賢爲政務竭其心思初何心於民之思
我而盛德至善民自不忘如禹以民溺爲思稷以民飢
爲思伊尹以匹夫匹婦不被澤爲思周公以兼三王施
四事爲思召公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化爲思古之聖
人所以爲天下生民計者夫安有越思故讀禹謨伊訓
之書誦思文破斧甘棠之詩而當時之民情可知也三
代以降論伯功者首桓仲而召陵之後陳有數心焉說

者謂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之故是
以爲政者寧爲王而未至不爲伯而有餘所重在此不
在彼也今之臨漳實古鄴邑有英雄京洛之風乃漳河
遷徙靡定地瘠役繁而民好訟司是土者復深文巧詆
告訐之令慘於鉗網邇年又值旱潦不常天時人事互
剝交摧民益凋瘵若病瘵者微微存一息非倉公莫能
起也先生以英妙之年舉大常高等天曹以才望推擇
爲鄴令則見其有超世出羣之識而濟之以寬大有範
今型古之才而居之以悃幅有漱玉飲水之操而本之

以冲夷盜悶悶而無聞不欲察察而賈譽寧優游以俟
化不欲急迫以計功孜孜一念無非思爲地方造福也
者姑舉其大者而言之邑近漳河每歲夏秋之交漳水
橫發勢同奔馬無論稼穡卽斯民悉爲魚鼈矣公思爲
永賴計築堤四十餘里而被患之地十七居內往歲亢
陽播虛遍地爲墟無論有秋卽播種弗獲矣公思濟一
時計開渠十餘道而被灌之地幾千頃邑有預備常平
二倉穀至數萬不爲不多矣公猶思不給捐應得獎銀
并已貲糴穀千石以備賑邑有騾車百輛大都出自巨

室富戶司土者每以爲供應餽遺之資民多受累公思
曰何可以民貲示已恩乎悉爲革去而收其冊籍漳民
急於貢賦每歲征輸刻期報完雖嚴贈耗之禁非無些
須羨餘也公思曰此亦民之脂膏仍歸之民耳卽與本
役爲貼解之費而分毫不染指至編審而差役立定無
不均之嘆聽訟而折以片言無經宿之煩賑貸而躬至
閭閻免老穉道途之苦文移親自裁決吏胥不得夤緣
肆姦人覲去任不用民間一夫一馬又公之餘事矣是
公之心一不忍人之心公之政一不忍人之政所謂王

道也其視執拘孿之見而煦煦以示恩至破觚斲雕者
固無足論卽趨焦赫之名而威鷲毛擊束溼凝脂非不
足以懾服民心而終不免於雜霸烏可同日語哉昔漢
宣綜核名實一時良吏如趙京兆韓馮翊豈不威名赫
赫乃潁川黃次公獨用寬和得百姓心治爲天下第一
今公之政何異次公且捐俸修學立會校藝賑貧助喪
所以作興學校而陶鑄人材者難以枚舉則又文翁化
蜀之意矣蓋公惟深於理窟而不著一毫濃豔氣於世
俗所謂利媒一切視之如膩遠之若浼則神清力固心

無邪思無邪思則無妄動又焉得不繫士民之思耶故
不佞謂士民之思公曰公之善用其思感之也魏自文
侯襄王時西門豹史起相繼爲鄴令鄴人思之至今春
秋血食不絕然考當時所以享令名民興歌者自投巫
於河引漳水灌田之外無聞焉公之善政不止引漳水
一事也公以德化民而民自化安用投巫爲也公今服
官兩邑已三移紀歷矣太宰御史大夫嘗以其績上之
太常室璽書且旦夕下臺諫公孤取次而登將澤被寰
宇勳勒鼎鐘名標史冊異日將祀於國祀於鄉豈惟鄴

邑不能私公卽覃懷亦安能私公哉予不佞媿不能揚
厲仁風特因士民之請而敘其所以致思之由如此則
公之功德庶幾乎與漳水俱永而鄴之士民世世頌賢
令無已時其平日所繇以昭德而著功者又焉敢不記
以傳也計祠正堂三楹中設一厨幔安置公牌位西傍
泰山廟東擬建三楹居之以司香火南向大門一楹週
圍界以牆垣工始於己亥之秋八月告成於冬十月公
諱應泰別號位宇陝西鳳翔府鳳翔縣人萬曆乙未進
士

重修常侯去思碑記

明 田應名

萬厯戊申孟秋奉命來知臨漳既至視事事寢就緒一日諸父老伏階下條邑利弊余悉爲酌損益言訖余諭之曰邑之有令猶家之有長事無纖巨俱待質成前此令茲土者鱗鱗雲集試舉其循良可永做法者盍言之吾將采焉諸父老不覺潛然出涕曰邑往多累民不安席邇來民間得晏然者皆我常侯貽之也愛人思樹遺澤尙存則安能一日不念常侯哉余又諭之曰常侯善政浹洽人心思之宜矣盍枚舉之吾務式焉諸父老曰

凡民無知所望爲民上者興利革弊已耳常侯爲政邑
苦夫役則先緩之邑苦徵收則先平之邑苦供應則先
裁之邑苦詞訟則先清之然後講鄉約俾子弟觀感也
課文藝俾學校陶鎔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記而數者鑿
鑿膾炙人口蓋不能一日釋於懷云將退又乘間復進
曰常侯遺愛戶願尸祝家願俎豆第邇者漳水北遷祠
宇損壞我等小民淒然傷之願我大夫主其事俾得新
其祠則對南國之棠者懷召伯覩峴山之碑者思叔子
百年當如旦暮耳余聞之歔歔先是漳河爲虐致歲大

祿盜亦蜂起臨漳設險土城僅僅及肩水患後復大半
傾塌睥睨者如窺伺生費將奈何兢兢以爲憂申請當
路董修城之役恐興作並舉民或不堪越明年城工繕
完而又入覲事竣則庚戌仲春已再蒞任名諸父老議
新侯祠並立碑碣永圖不朽爰更卜南關抗旌莊焯庀
材築室棟宇階軒垣牆戶牖俱井井有式將落成余喟
然嘆曰語云民心至神可以仁感又曰平易近民民必
歸之蓋信然哉常君之所感民與民之所懷君不過獨
里甲省奇羨已耳不過儉供應清詞訟已耳又不過敦

孝弟養人才已耳夫蠲里甲省奇羨儉供應人人可能而人人自不能也清詞訟敦孝弟養人才亦人人可能而人人自不能也夫侯之所能人之所忽人之所忽侯之所先其一念垂心撫字蓋隱然有可想者使三年報政時得從民請不移東明則久道化成民之追思吾侯又不知其何如耶嗟嗟常君美政彰彰如是後來者方祇承靡暇敢妄有所紛更乎哉第修祠一役民心所急余不敢因循坐視其廢庶遺愛在人他日得與名伯叔子共不朽耳諸所費多自公出如版築方役則諸父老

樂從事也者因併記之常君諱澄號湛宇陝西蒲城人
登萬曆戊戌進士云

徐侯生祠碑記

明
袁和

徐公尹漳邑凡五載移官留都起曹別去復三載漳人
沐公遺愛有水源木本之思焉先公而治者爲關中袁
公多惠政鄴有祠學博雲間徐公爲之記鄉耆趙時民
等議並祠公亦擬鐫石以志不忘請之今侯田公公曰
可邑縉紳中翰李公輩暨大學諸生博士弟子聞之曰
吾黨幸親炙公荷澤尤渥感舊之念乃在彼衆庶後乎

羣然造余請記憶公蒞事時余適奔走行役境壤雖接
公之盛美未得百一因問所以祠祀公者諸君子更端
進曰公慈而仁明而習於事坦衷大度不設城府清靜
寔一與民更始追呼不在鄉守候不在邑議獄則原情
弗膠守城旦家言所寬貸而平反者若而人其催徵也
則以麥粟登庾爲期取視其有餘而弗審之以不足兩
造具備惟重大者始聽之餘概置之不理以息囂爭政
暇則至學宮與諸生辨析疑義時課肄其文躬爲評隲
而文風蔚起延禮鄉紳訪民間利病翕然聽受見諸行

事歲饑分晰貧民舉而粥之弗使失所繕鬻序葺廨宇
所需財力咸自官辦不騷動民間漳河頻歲爲災公增
其隄防障之而東迄今陽侯效順民不稱厲諸如此類
更僕難數大都仁厚忠誠出於天性我躬弗恤惟民是
便民願休息則與之爲休息民惡苛擾則弗貽以苛擾
不以鷹鷂先鸞鳳不以桁楊易蒲鞭至於今蕭規曹隨
惠流澤普家絃戶誦四境晏然誰非我公之貽也儻所
稱盛德至善民不能忘非耶此通邑人士所以思而感
感而祠尸祝俎豆日夕瞻依冀展烏私於萬一也子其

請何余曰以若所言公之政誠哉其可祠也蓋祭法有
功於民則祀之惟悃悞無華者稱焉余嘗爲令見一二
非類務華鮮實聲稱藉甚廼去輒敗露而惠文彈治隨
之名在刑書生平盡喪民方以去爲幸矧曰思而祠哉
徐公爲政敦本尙實毫無表暴當其時疑於悶悶無奇
而實心實政愈久彌芳民之不能忘者實在於是昔漢
史志何武曰所在無赫赫聲去後輒見思於公有焉庇
民福國舍公吾誰與歸故曰可祠也余曩以使事過里
曾一面公重厚少文居然古君子風度而政事復如之

真循吏也藉令西京諸君子同時而駕較隆比烈難分
伯仲心竊儀之願爲執鞭所欣慕焉是以忘其固陋撫
拾爲記俟傳循良者采擇公諱逢聘號海山辛丑進士
山東蓬萊人

修建漳河神祠碑記

國朝 萬廷仕

禹貢曰覃懷底績至於衡漳此漳河之所由昉也其水
有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黿谷曰清漳一出長子縣發鳩
山曰濁漳二水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於海自大禹治
水時斬木通道經營已始誠古今來一大川也今

皇帝御極之六年余應

詔入都道經豐樂見汪洋澎湃之勢波撼氣吞震動天地中有魚龍隱沒雨吼風搏窮奇萬狀以沛澤此一方而沃饒百里青紫相錯則又大河以北之膏壤也今年春余承乏茲土蒞治甫閱月邑人有南郭廟事之舉立碑致享問序於余余以受命漳邑則漳神之妥侑與社稷等分不容辭而又懼荒畧不克道揚其盛竊念漳之爲利億萬斯年民殷土沃生生有庸邀神之惠匪朝伊夕其頻歲以來蕩析離居罔有定止豈神之怒此一方

抑亦守土者不修政事不蠲祀享致神之恫以貽毒百姓昨歲告水患於上請蠲請緩奔命不暇而冊籍隱沒里胥那移小民不蒙實惠良可浩歎繼自今伊始城郭人民惟神是賴年豐物阜惟神是祈商賈輻輳惟神是祐且雀臺岸磧之下拍浪飛濤天下之大文章在焉得數偉人應之爲霖爲楫則又河伯之助也予初受職愧未能修西門合灌田之績而待澤下流知恩將及惟爾有神尙克相余以無忘今日祝也

重修臨漳縣儒學碑記

國朝
鮑之汾

風俗之興始於教化而學校者教化之所由出也故教化不行則士習不古士習不古則風俗不正風俗不正則民相溺於非而易於爲亂非惟有司之恥亦世道之所深憂耳今日者右文重道自京師以至郡邑雍宮泮水之間廟堂無不清肅車書無不明備禮器無不修舉天下之士凜然知

功令之重而不敢蕩越繩槩以自外於聖賢之教甚盛事也臨漳爲古鄴地山川名秀幾甲天下而人文蔚興家敦修考之行人有橫經之樂出儒入吏咸飭廉隅而

篤治體不可謂非學校功歲丙午余蒞茲土敬謁先師
瞻拜之下見門廡頽然而榱棟崩折齋事荒落而茨牆
不完咨嗟良久亟謀所以新之而未逮也越明年學博
士賀君魁選進余而言曰事有似緩而實急者不可緩
也當選之來几席無所憇厨廡無所設今藉協工之力
得以少安嘗徘徊殿廡及周旋堂奧駿奔賢祠間敗瓦
頽垣愴然在目歎私廨繕修而神無所棲不忍不告余
曰此余之責也夫因集縉紳之在籍者耆老之在公者
及諸弟子之在邑者度工量日授以規畫揀材惟良選

石惟貞埴甄惟堅卜日之吉鳩工並作引繩縮版以環
厥周乃修厥廷翼之以廡乃新厥榭中之以宮邑大夫
功德及民鄉先生儀型在俗各有專祀事崇厥宇以示
來茲凡斲木之工三攻金之工二埴土之工五丹堊之
工一奔走雜踏往來於道路之間者不可指數不三月
而告成事焉博士屬余記之余曰天下事視之以緩則
無弗緩也視之以急則無弗急也事更有急而以緩視
之者豈獨一學哉方未修之先長吏師儒之厯斯地者
不知幾人矣第視學如傳舍不能堅請於邑令邑令亦

視官如傳舍雖請而不急於修築故因循簡陋乃至此也今賀君毅然而請之余亦毅然而任之人視以緩余兩人偏視以急教化之源本風俗之樞機誠莫有先於此者觀感之下得不有子與子言孝弟與弟言悌小大從公不吳不傲者乎余於都人士尤厚望焉至於器有所未具書有所未求亭有所未建食厨需葺行將次第及之矣後之君子更增美而崇飾之雖百世可也

重修大成殿碑記

國朝
項 皋

昔先王詔建學宮爰命祀春秋奉俎豆惟謹蓋以誌不

忘且以期後之俊髦登斯堂者覩茲輝煌丹堊與夫車服禮器之盛慨然想見其遺教焉由是循序而進造之優游而漸漬之上以育賢才下以端風俗誠盛典也漳邑爲古鄴地昔魏文侯師事卜子夏教行西河至建安七子才名濟美稱爲絕響迄今雖徽音少歇然士習絃誦俗尙醕龐流風餘韻多有存者辛亥歲余奉

命來蒞茲土見鄉賢名宦與夫兩廡諸祠頗皆整飭顧而色喜及進釋菜聖殿覩風雨剝蝕斷瓦疏櫺有卧荒煙蔓草中者又不禁愀然太息深懼聖教榛蕪相與學

博李君學韓揖而謀之李君曰唯唯顧諸祠易營大殿
工浩力艱難以猝舉逡巡許久有志未逮尤恐人文寥
落先爲之創興義塾捐貲給脯延師講課一時負笈遠
來濟濟稱盛亡何而戎馬在郊羽書絡繹神疲於奔應
力竭於征輸又奚暇向頽水池頭而問荆棘銅駝耶然
日夕惓切未嘗去諸懷也歲丁巳李君輒詣余而請曰
昔侯欲新文廟有志未遂今幸時和政簡或可及時修
舉余曰咨是余之責也夫余兩人遂同志協力各出己
貲以期共襄厥舉旣又請諸縉紳先生與博士弟子議

樂輸僉同始令鳩工卜吉以從事焉天牖其衷凡甄壇
瓦石梓材丹雘之屬皆愆魚鱗集不數月而工乃告竣
巍峩金碧與日月爭光猗歟盛哉先是啟聖閣兩廡雖
云修葺至是益增華飾美前後輝映允稱明備戊午暮
春值新學博趙君光顯樂觀厥成懽欣鼓舞每以不及
身親其事爲悵謂必勒諸貞珉偕諸弟子請余以誌之
余曰聖廟之不新余與李先生責也今旣新矣是在爾
多士日新又新之一以紹述古先聖立教之本旨一以
無負余師長作人之雅意況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臨雍釋奠開一代文教之隆蓋以致治莫如德而進德莫如學彼三代之盛考諸經而可見矣漢高帝東過曲阜絃歌之聲不絕於耳高帝遂不以全盛之勢困秉禮之國孝武表章六經世祖投戈講藝終漢之紀四百餘年間忠義椎魯之士史不勝書無他仁義之說行愈久而固結於人心此學聖人之學明聖人之教之大驗也舍是而訓詁已焉漢以來陋也舍是而辭章已焉隋唐以來又陋也唐始濫觴宋不能改其去聖人也益遠然則士當何學乎立吾誠以往希賢亦

賢希聖亦聖無不可也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學宮不治後學無所興起以爲造就之地則風俗何由而正賢才何由而得歟則今日之功成事紀實始於李先生余不敏誠藉此以爲得賢才正風俗計也嗣是而葺前人之所未葺端有賴於趙君矣趙君英才磊落與李君相佐並理其爲功於聖教正不可量後之君子又從而誌之可也

重修臨漳縣學明倫堂記

國朝 汪元綱

倫之在天下未嘗一日而絕也本於天率於性而成於

教統之爲格致誠正之功推之爲修齊治平之學此固人禽之所以分君子小人之所以別而聖學異端所以水火而不相入者也有聖人者出因其天之所賦性之所稟而爲之教因人之不能無夫婦也教之以順而正因人之不能無父子也教之以慈而孝因人之不能無兄弟也教之以友而恭因人之不能無君臣也教之以仁而忠因人之不能絕友而寡與也定爲師友賓主之位而教之以信又恐其或不率則復政以齊之刑以肅之而不遽絕優柔漸漬以化之俾天下後世莫不卽是

以明其理而趨於善夫豈有驚世駭俗之談甚高難行之事強人以所本無而責人以太苦哉柰何世教寢微異學蠡起邪說暴行充斥於天下甚者父子之不保兄弟之相傷夫婦乖而朋友離君臣亂而民志不定也嗚呼如古之無聖人人之倫滅久矣然人不能一日不在天地間卽不能一日而離是五者顧資稟之難齊氣運之不一致而爲之上者又未必朝夕講明而嫻習之於是民咸安爲故常而初不知其身之自絕於倫也嗚呼不有聖人其孰起而明之我

朝之興幾四十年矣學宮講堂所在多有教學之法不可謂不備顧未曉喻

上旨卓然倡大教於式微煥然豁既晦之倫於不滅者宜爲當世賢人君子之擔荷而中材駑下之士所欲稍自奮勉而歉於力也臨漳彰之屬邑也去年冬十二月余以通判來攝縣事以故得拜於其學周視齋館廡宇制度畧備惟明倫堂歲深屋老多所傾圮念茲堂爲學宮重地不可無以葺之爰先捐貲告於學官趙君光顯李君學韓倡其鄉里父老子弟率私錢以助遂以今年

三月始事踰月訖功邑之士踵門來請曰堂之成非我公之力不及此顧鄉人子弟未知學問茲堂之義有可指而爲言以訓一方人士者願我公悉陳之庶乎有所感而興也余謝曰諸君之志良甚厚矣然綱之愚懼不足以言之其無所辱命雖然嘗竊有聞於先生父兄似可摭撫緒論以助諸君之志於萬一者其要不外乎身心日用之間而已諸君曷若遂用其一日之力返諸身而求諸心使動靜飲食起居作息之時無非五者寓於目前而行之以誠而不二持之以敬而無逸由是發之

爲事業措之爲經綸舉而達之天地民物無所處而莫不各得其當斯於國家教學明倫之盛意其亦不深負矣乎顧余與諸君皆未之察爾矧余之來此又不能久於其職以與諸君砥礪於無窮後之爲吏者倘得用心斯道相與探討服行將見化修於一方而風行乎天下豈非大幸也哉豈獨臨漳之人所深望也哉諸君其各勉旃亦所以勵余之不逮云

文廟復鹿記

國朝

李學韓

春秋釋奠夫子用特鹿古禮也其制與太牢並重迨明

季庚辰間兵荒相繼物力維艱有司不得已代以山羊亦一時權宜計非所以遵先制垂奕祀也乃因仍三十餘載任厥廢墜入廟而助祭者有人而問禮者蓋少韓膺

簡命訓多士覩古制久湮不勝感慨偕諸子申逢運等遂請於邑侯項父母公敦崇聖教卽慨然以禮自任不惜多金力爲採置舉久廢之大典於今而復之其有功於先聖不在程朱下也禮在復古事屬維新爰命鳩工鑄石以彰再舉之盛垂不朽云

漳邑二佳事記

國朝 李繼白

已丑偕計入都旅次多蒙難婦心憐之以資斧無多不克贖遂怏怏去迄辛卯歲負販來漳者咸落籍青樓其在秤鈞灣鎮者爲湖廣羅氏容止靜肅絕無風塵態賈人梁爾信窮詰之知其爲舊宦裔同高舉共蠲資百兩回贖矢誓神明視若己女終不及亂縣宰具文至本籍羅氏無一存者梁乃擇壻嫁之得以令終同時又有山右渾源州解氏士人妻諸友詢得之各捐金贖出約長關秀跋涉數千里賫文抵其家率其至親偕與歸其子

之畱於渾源者方數歲完聚如初夢沙李氏曰夫以讀
書學古之士素懷惻隱意氣所激固不足異不則富室
巨商積鏹數萬不惜割數金邀名譽者至若商賈之子
多有一錢忿氣速之於訟而終歲經營所獲不過百金
爲他人故傾囊致之至反爲稱貸而濟之者是尙爲名
譽而爲之與況聲色所在人爭近焉始或激於大義久
則房幃井臼之間月晦燈銷保無異志靡不有初此之
謂矣若夫始終敬戒以竣厥事禮失而求諸野未可以
匹夫少之也當時豈乏富厚家爲所欲爲而出納之內

性命以之見若輩之慷慨者以爲分外事不從而撓阻之足矣尙望贊成恐後者乎誰散千金文姝之所以泣然題壁也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又何論微與顯哉余親見之愧力不從心而仁人君子之行致一野老先之也恐姓名微末邑乘失傳爰爲文以記之以待後此之表異云

義助學田記

國朝
董允霖

聖王之制選國中俊秀而教之俾成材而利用於是乎有學顧士聚於學而無以養贍之師生饁粥燈火時告

匱焉雖欲雍容揖讓說禮敦詩其可得乎故學必有田
師生分食其人無事別爲身家謀而後得專力於學也
臨漳學額設田無幾士苦弗贍余自承乏以來晨夕心
計茲事而荒旱頻仍捐公蝟集兼之城池倉廩黌宮官
廨養濟武庫之屬皆承前人廢墜之餘皇皇修舉日不
暇給方虞巧婦難爲而式儒黃君以義助學田告君諱
鋌以上舍考授二尹祖貫吾浙之義烏人自其父世城
徙居臨漳生男子四君其季也篤學勵行見稱於里閭
而尤尙氣誼好爲周急之舉以其熟田七十餘畝願入

於學余嘗歎天下之富人莫不錙銖吝惜規子孫久遠計而不肖多財徒滋患害其幸免者亦不過癡肥豚犬晷盡刻滅祖父蓋藏何人遠之有今君不以私其後人而以資賢士大夫俾得專力於學爲成材而利用之圖識見卓越天下孰能窺其際哉自古豪傑之士不謀身而謀天下者天下旣享其福身亦終與有利焉君有令子岐嶷不凡將來奕葉簪纓孰不自此學中教育而成者則君今日之爲通邑賢士大夫謀何莫非君之善自爲謀乎余旣深幸其成吾志之同而助吾力之闕申諸

上憲俱邀獎美復思立石以垂永久爲天下勸用詳述之惟時北柴屯有廢廟遺產例當入官者亦歸之於學因附記於後從類也

重修學宮碑記

國朝 董允霖

自前朝趙藩封於彰德學使者按臨皆移治臨漳故臨漳學舍最爲完治

上卽位之七年學使改歸郡城宮牆日漸不飭己丑孟春余承乏茲土拜謁之日目覩其傾圮蕪穢庭無木蔭牆無完堵蓋前令王君方爲經始而未就者余亟思所

以就之明年厚凝集公相繼而來司鐸厚凝余年友集
公余宗兄也協心勩力規謀厥功雖紳士樂輸不乏多
人顧功大費繁迄今數載乃稍有就緒門廡煥新樹木
芟茂而厚凝以引年去余亦奉 內召將束裝北上集
公請紀其事於石余謂此守土者分所當爲無足置喙
惟是始末年月不可使邑人不知又齋房厨庫猶尙缺
略深有望於集公與後之賢令尹續而成之是則余之
所企禱也夫

邑侯董公施地栽柳碑記

孫 篋

世之祀神者必計及其守祠之人香燭衣食之資使無
缺乏非特推愛屋烏亦庶幾洒掃啟閉有其主而無替
也吾邑城隍廟舊無贍廟之地而且西鄰土城中隔水
濠既闊且長一望寥如也浙東董公諱允霖來守於茲
覽其形勢問及道人憐其寒苦施地三十畝曰歲所入
可以食矣沿水栽柳三百餘株曰樹之成可爲他日修
廟之用其支者亦可以爲薪矣自是廟之洒掃啟閉有
人而神之靈應益著當康熙四十九年天道亢旱董公
跪行虔禱於廟不出三日大雨卽沛五十一年又旱乞

應如初惟我公追念前施之地或不足以供其食也又
施馬場地十畝復念樹成或不足以供其薪也更植楊
柳樹二百餘株且念豪強或有侵奪之者復爲之南北
立石爲界諄諄懇懇旣念及其食念及其薪且念及後
日修廟之所需其爲廟計誠深且遠矣然非獨爲廟計
蓋欲神之佑吾臨民計也異日者吾臨民自當勿翦勿
伐以誌甘棠之遺愛而守廟住持道會司道會教亮竊
恐歲久相忘因囑予誌其事於石以垂不朽云爾是爲

記

奎樓碑記

國朝 陳大玠

夫世運極盛文明愈隆稽古攷今莫不皆然凡制度文
爲廢者舉闕者補胥逢其會焉余生

盛世以五經叨一第仰荷

聖恩於戊申孟冬來治臨漳下車伊始首謁 文廟見

明倫堂圯塌遂謀以新之越明年春夏間葺而工竣其

文昌閣係前邑宰劉公募捐告成至 奎樓業有成

議建於城之東南隅吳位筆點 學宮爲佑啟人文之

兆鳩工於四月落成於閏七月凡五閱月而巍然鼎峙

一時學博紳士賡歌盛舉鐫石而壁其中當與文昌閣並垂不朽此皆

聖天子一人有慶嘉祥駢臻兼值制憲田忠誠宣化
浹髓淪肌所以文明益煥而百事具興也余將於明倫
堂碑記更徵其盛矣

重修臨漳縣儒學明倫堂記

陳大玠

郡邑各建學學各建明倫堂俾司牧與秉鐸者以時升
率諸生釋明倫之義而暢其辭因以勵厥行法良善矣
邑瀕漳嘗囁於漳學宮雖故存而明倫堂則久圯焉

前政劉君毅然以修廢爲事凡可爲鳩庀計者既有儲峙會調任祥符余承乏茲邑遂捐俸倡紳士勦建之經始於己酉仲春閱五月工竣而此外若櫺星門其襟帶前後若文昌閣若奎樓皆劉君先已定模余踵事告成乃進邑人士而詔之曰茲邑古冀州域爲唐虞首善斯時之民近炙勳華沐浴慎徽之教出入息從欲而治風至隆也三代而後漢季曹氏據爲都陳思王暨王徐陳劉諸人千古豔稱其才然皆華而不實藻采雖工何裨實用魏晉清談六朝靡曼未必非鄴下諸才子

啟之而亦不足爲鄴士累也諸人皆非鄴產霸都旣建
斯響臻者麇集耳余每接見邑紳士多務本好修抑抑
善下若微以質樸少文爲媿者余則謂鄴士之所以足
重者正在是方今

聖天子御宇陶鎔士類敦尙實行旣設科目以羅天下
才復命有司選舉擇其文行兼優者登薦牘制軍大司
馬田公宣德達情安民察吏爲直省大吏冠比年來河
水澄清嘉禾獻瑞治登上理道不拾遺

皇上特沛殊恩蠲豫省正供四十萬兩於歲舉老農一

人外許再舉一人仍令有司寬其途以遴薦諸士備驅策是

皇上加恩於豫省人士者非他省可望我豫省人士之謀所爲家修廷獻以仰報於萬一者宜何如也大玠備員一邑望邑人士者厚矣邑人士勉乎哉幸逢堯舜之君在朝當思爲堯舜之臣在野當思爲堯舜之民繼自今其益敦本尙實束修自好顧明倫之義而各自力於倫常處樹坊表出數德澤則邑雖蕞爾其足以昭聖朝文治之隆而鞏億萬載休明之運固無異乎大都

通國也余今者重建斯堂之意庶幾大慰矣夫庀材者前政劉君諱湘奉天人董工者學博許君正商邱人武君夢立蘭陽人例得並書

磁臨河灘地碑記

陳大玠

臨漳西壤接磁州界於漳河遷徙無常所民多有糧無地向例南埝北種北埝南種迺大河北滾中有灘地而地南夏秋水漲時偶有支流以故磁臨百姓藉口紛爭案懸已久方今

聖天子德化遠被普天咸敦禮讓而磁臨密邇畿南涵

濡

聖化尤爲神速邇年來化爭爲讓悉以灘地爲閒田雍正六年冬磁州牧萬承勳臨漳令陳大玠後先蒞任相與宣揚

德意民益興於禮讓然禮有云貨惡其棄於地也因於七年秋爲定厥疆域自金鳳臺西北爲臨漳之三臺景隆上柳鄴鎮四村素耕老地仍舊貫此外立二封堆以表之東堆得地八百二十步西堆得地九百步磁北臨南中分各半又恐其久而罔別也於八年夏委州判范

坊典史也廣生公築土嶺聽民各播嘉種永垂久遠從
茲輸將有賴俯仰有資是亦正經界之遺意也歟抑聞
之聖人在上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是故文王興而虞
芮成有明徵也我

皇上德媿唐虞業隆文武薄海內外夜不閉戶道不拾
遺況地近

天子之光民號醇良俗稱溫厚如吾磁與臨者乎宜其
禮讓相成以垂休美於萬年也夫 金鳳臺西北老地
東西九百步南北一千七百步屬三臺景隆上柳鄴鎮

固村民舊種地往西土嶺北屬磁州南白道村民種北
至大河爲界土嶺南屬臨漳東西太平村民種南至河
支流岔水爲界自岔水以南至興隆寺地九百五十步
俱係東西太平村民舊種老地是爲記

萬公渠記

公諱國宏字西庚江西南城人

陳大玠

渠自義城彭城樂安等村經邢固村前青龍渠匯百陽
渠入洹河通衛河而達海曩旋開旋淤而石橋岸柳陶
令碑蹟皆昭著茲蒙郡憲萬公親勘舊址飭令疏濬深
廣刊示永禁淤塞百姓均沾惠澤羣稱爲萬公渠因銘

石以垂悠久云

義塚記

陳大玠

考鄴邑乘云曹操疑塚在講武城外凡七十二處森然
彌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竊意七十二塚中必有一老瞞
焉乃按魏志云武帝陵在鄴城西北名曰西陵是操之
陵固昭然在也之二說者余向嘗疑之迨筮仕茲邑至
則登金鳳之臺遠望太行諸峰西峙如畫近瞰漳水滔
滔東流不特曹氏銅雀冰井舊蹟與波俱湮卽石虎之
九華宮逍遙樓亦蕩然無存若西陵與疑塚樵夫牧豎

訛傳混指渺矣莫據大抵操生平如鬼如蜮故留此疑團以滋千百世人之惑未可知也及覽圖籍有義塚一三三四里夫邑僅彈丸耳而義塚居十之一何義塚地之多耶余於稽查保甲時見四鄉有纍纍若滅若沒者轍跡所經難以屈指數其義塚耶其疑塚耶是耶非耶會余捐建新養濟院成思置薄田數畝於月給口糧外以爲若輩衣食資又思置曠地閒田一所以瘞道殣廼邑紳士告余曰邑舊有地五六十處或云義塚或云疑塚雖莫悉其真猶可按迹尋焉爰命邑尉清查得地五

十餘處皆爲豪猾霸耕各縱橫丈之合計地 頃 十
畝有奇登諸邑志附記陵墓之末又令各鄉總就近
司其事舊墳若干首五步之外招佃領耕計歲入分半
以給養濟院衣食有窮而無歸者許埋地內斯地也聞
官茲土者與邑善士施爲義塚居多設係操疑塚則今
日者大破千百世之疑團易不義而成義舉老瞞有知
當醜酒臨風爲發一笑或曰義者宜也斯地宜於養生
宜於送死鄴民皆以爲宜詩云罄無不宜其斯之謂歟

福惠渠記

陳大玠

邑城自舊縣移建於茲幾四百年矣漳水忽北忽南遶
四圍退則泥淤積歲月而成膏壤郭外地高半於城城
之形若釜若甌若出水荷余甫治茲邑卽培築護城隄
逾門額寬稱是今歲夏秋之交雨積水漲臨隄者屢仰
賴 神庥慶安瀾是隄之大有造於城也惟城無出水
處久雨則室惟水宅窪者蛙產竈居民患之余勞心思
爲民謀安衽席計訪有舊水閘在城南西偏因外濠高
倍內濠久已塞復再四籌北門差可出水倣吾閩置水
車五募夫數十俾更翻晝夜作將水俾外濠乃隄爲之

障潛滋暗潤水由地中復湧內濠遍度地勢於東南隄角暫開一水道自隄至于河鑿一渠計長可四里深廣各七尺而後乃今得暢流又慮途徑紆於隄外元帝廟前駕一梁俾車馬得通及乎水出地乾卽以內濠土培城而城益厚卽以外濠土培隄而隄益豐自是居民有寢處之安矣農夫獲灌溉之利矣行旅免跋涉之艱矣漳民賦烈文之章曰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余更望後之君子踵事增華使斯民永歌樂土焉則幸甚矣

賓興學田記

陳大玠

雍正戊申冬余蒞漳邑越明年己酉適當大比循例宴
多士科舉者於公堂復祖餞於郭門外各餽三星爲卷
資而諸生以資斧未充赴棘闈者不多其人余惟

朝廷設科取士廣開賢路而邑令職司教養乃弗能宣
德意使多士鼓舞奮興共應求賢之詔曠厥職多矣爰
建書院於治東季有考月有課四子書五經而外復試
以論表判時務策丹黃甲乙評次以授梓人頗爲海內
名流擊賞漳之文風於是一新越三年壬子循例外復

捐養廉銀二百兩懸示預曉凡郡邑庠文武諸生暨貢
監應舉子場者各贈一金是科漳邑人士入闈者十倍
於前而彭君殿元遂賦鹿鳴云竊思欲垂永久務爲可
繼因於務本莊香菜營冀家莊南東坊時固村等處河
坡地中撥六頃三十一畝有奇牒學召佃認種歲收籽
粒半充師長修脯半助諸生場費計三載所入爲數不
少亦足以供邑人士賓興之需矣爾多士尙其勵志芸
窗奮興雲路以上應

聖朝求賢若渴之盛典則未吏亦與有榮施焉

重建鄴二大夫祠記

陳大玠

鄴大夫西門君諱豹時與田子方段干木同稱蓋賢者也其令鄴也有止河伯娶婦奇績終不若引漳水漑田長流遺澤於鄴史君諱起者後數十年踵而繼之功並著鄴人稱爲二大夫云按禮以勞定國義合祭法二大夫誠不可不祀而況有其舉之莫或廢也苟盛典修於前而缺於後是誰之責哉余戊申冬奉

天子簡命承乏茲土卽拜謁二大夫祠見其榱瓦欹傾階城汙剝無復可觀詢諸父老謂漳水嘗灌城祠基窪

甚遂頽落日久余乃不揣力薄集邑中紳士議徙高阜
相與相協陰陽於城東隅有直指行署廢址余曰地勢
敞崇是二大夫神靈所歆享也衆論翕然鳩工庀材予
悉肩之爲庭爲堂黜堊一新復綴其後三楹爲書院又
後數楹爲僧寮其詳具載縣志中蓋所以謀久此祠者
固予之志而亦邑令長之責也祠成復進鄴人而告之
曰若知二大夫所以不朽之故乎自神禹疏濬百川後
世因而爲渠故史遷云渠可行舟有餘則用漑浸百姓
饗其利秦令鑿涇漢謀引渭皆師西門之智而行之於

國國以富饒夫民庶必加富聖人不易二大夫利在一
時功流萬世卽朝夕尸祝亦所以報福佑於無疆是祠
也禮與義合聲施益用烜赫以視晉魏間園寢遺迹使
人競指而哂笑者其賢不肖爲何如也衆皆曰然于是
勒其詞於麗牲之碑

古鄴書院碑記

國朝
許正

臨漳古鄴地也星分奎壁象煥文明建安時魏武置修
文園於銅雀臺西曹劉應王迭相唱和極一時之盛然
揆厥所以不過抽才人之藻思開六朝之豔麗於聖賢

格致誠正齊治均平之道毫無一當然則欲端教化振
士風舍學校其何以哉 邑侯陳公諱大玠號筍湄閩
之溫陵人也以五經第甲辰進士小試烹鮮授臨漳令
甫下車卽慨然以興教化振士習爲己任倡捐修 啟
聖閣重建明倫堂奎星樓自學宮前後以逮壇廟城垣
倉儲濠渠隄堰津梁次第修舉百廢俱興煥然維新隴
邑爲之改觀旣開東南二義學延師以教寒士復卜地
於治東建古鄴書院每逢朔望則具酒饌會集諸生課
藝其中擇其文尤雅者以登梨棗海內競相傳誦暇更

與談經濟究性命曷以敦本務實竟日不倦而諸生亦
各爭自琢磨立品砥行翩翩鵲起自鄴土作邑以來幾
千百年而不一見者於今忽有之豈不盛哉今歲春

聖天子嘉乃績懋乃功 錫之 綸音榮封追及二代

論者謂是亦足以酬 侯之德而報其功矣而吾猶以

爲未也夫以 侯之文章播寰宇惠澤沃鄴土仁聲聞

鄰封姓名達 當立行將躋身廊廟爲 國家宣猷布

化本誠正之學術以著治平之功業他日勲名垂竹帛

當必更有卓卓可紀者請以斯言爲息壤可耳

以上
陳志

重修城隍廟碑記

陳大玠

人以理陽神以理陰古之聖王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蓋陽先陰後義當然也城隍之祀徧天下卽禮祀壇社坊水庸之意臨漳城隍之神相傳爲周魏國鄴令西門大夫豹大夫在鄴史傳其投巫築隄爲功德於鄴民甚厚民至今思不忘以其神司城隍事未可憑理不爲誣予筮仕初莅斯邑見其田疇沃衍風俗醕茂心竊樂之惟是漳水性悍湍激衝溢可虞每朔望晉謁廟下必齋心請禱冀叨神庥而浚隍培隄不敢遺力計予受

事於茲今經八載雖值水潦盛發之時河不爲患此皆
聖天子至德格天百神効職故南北諸河俱奏底定而
慶安瀾而豫之大吏又皆奉宣德意佐亮天功教行化
洽神人胥和雖以大玠之無能亦得仰藉靈庥稍逭罪
譴酬德報功云胡可緩邑故有二大夫祠以祀西史二
公歲久傾圯予初至卽卜地於治東捐俸新建而城隍
廟在治西北隅亦多頽剝予至時亦卽有意興修念維
事人成民先後之義首謀所以興教致養者爰是文廟
學宮書院以及城垣隄濠倉儲暨開墾水利仁育孩嬰

諸工作無不次第舉行物力既豐神貺滋著歲甲寅乃捐貲爲之倡而邑之紳士商民多慕義樂輸踴躍以赴功卑者抗之陜者擴之損者修之黯者煥之有嚴有翼旣輪旣奐又於東偏予曩所揭虔齋禱之堂加丹雘焉計興始於仲春告成於仲秋人不期而自集財不强而自具是可書也抑予於西門大夫爲城隍司神之傳又竊有說焉夫神之受職於天猶臣之受職於君也臣之能於職者君必遷秩晉爵以廣其功績於天下神之宜於職者天亦必遷秩晉爵以廣其惠福於天下有盛必

繼能述爲明西門大夫之後不復有史大夫其人乎自周而後能盡職守希蹤西史二大夫者又難以一二數也能如西史之爲官則亦可如西史之爲神城隍一職其爲遷轉遞授也多矣竄必西門大夫久司厥神哉且二大夫不已專祠特祀乎使後之莅茲土者果有德澤於民安知鄴民之愛戴後賢不與西史二公並祠媲美乎又竄必假靈於神而後顯其功績與昭其惠福也哉因述之以諭世之通陰陽鬼神之理者

重修六房記

國朝

李宜芳 在湄

嘗考陳殷置輔治異結繩因而府史胥徒事同分職坐
堂皇而出治則有司存効奔走以代耕無非事者工必
有肆豈吏人可露處以奉公居不求安要簿籍必深藏
而戒事余於卯歲莅此鄴城覽廳事之荒涼增中懷之
感喟十楹乃缺其九念缺者旣幻化於洪波六房僅存
其三況存者亦飄搖於風雨案牘之暴露甚矣公庭之
蕭索何如余有戚焉薄俸無點金之術過可贖也尙書
垂罰緩之文乃庀材而鳩工時維辰夏及墉垣而塗墍
功竣午春雖少翬鳥之華差獲棟宇之適入此室處兵

刑錢穀若而人韞匱藏之簿書筐篋幾何事旣各有容
膝之安矣其可無落成之祝乎尙期登此堂者指天日
以銘心更望居斯室者懍冰淵而執事勿虎而噬勿狼
而貪勿爲鬼蜮而舞文勿爲饕餮而亂法則室與人以
俱吉且官與吏而咸庥尙懍懍于余言益拳拳乎此記

重修文廟牆垣記

李宜芳

臨漳學宮在縣署西北隅雖殿宇之猶新已牆垣之久
圯宮高數仞洋洋古鄴之風牆乏及肩寂寂橋門之色
當上丁而釋菜禁籞未嚴陳縣蕞而習儀藩籬奚肅遂

使堂楹孤露鐘簏亦黯而無光且令師儒逡巡弦歌亦
廢而無地此余所爲目擊而情切而學博吳君陳君亦
各爲襄贊而經營也是用繚以周垣衛以扃宇成之者
三月謀之者五年計牆之高七尺寬一尺五寸周圍百
丈有奇共用夫役一千二百有奇蓋自甄灰以及土方
邑人之樂輸不少而由興工以訖竣事吳君之宣力爲
多泮藻池邊頓煥鬱葱之氣明倫堂畔雙輝潑灑之波
觀式廓之聿新卜文明之大啟賢關聖域擬文會於西
園起鳳騰蛟繼才華於七子爰記顛末昭茲來許